



東北稜堡出土的小黃磚。

出土遺物有什麼

Made in Europe —— 來自歐洲的小黃磚

近年來在熱蘭遮堡周遭的考古發掘，出土為數不少的小黃磚。說起小黃磚，可是正港 Made in Europe。

小黃磚由於其原料取自萊茵河沿岸的泥沙，製作出來的磚材展現明顯的土黃色，因此被暱稱為小黃磚。除了臺灣以外，在印尼等其他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重要貿易據點，常常能找到這些小黃磚。

這些在荷蘭大規模量產作為建材的小黃磚，隨著貿易船隻遠航卻只有極少部份用於貿易據點的建築物。一般推測小黃磚可能在航程中作為壓艙石。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歐洲開往亞洲的貿易船隻，往往是空船出海，滿載交易貨品而歸。這樣一來，去程海上航行時船隻因載重不夠就容易翻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時的貿易者們就地取材，以常見的荷蘭小黃磚作為壓艙石，一起航向亞洲，當抵達貿易據點後，卸下小黃磚，裝載值錢的貨物，繼續航向下一個據點。



漂撇的飲料代言人——鬍鬚男酒壺

在包裝上印上代言人的照片，是現代常見的商品包裝廣告手法，不只吸引粉絲的目光，同時也是品質的保證。

在 400 年前的臺南，曾經也出現類似這樣手法的器物，那就是國際上大名鼎鼎的「鬍鬚男酒壺」。這種酒壺採用一種鹽釉罐的型制，主要產於現今德國萊茵地區，作為產地的德國弗雷興（Frechen）甚至在市徽上放上了鬍鬚男酒壺的圖樣。因此當出土這樣子的器形的器物時，幾乎就可以斷定它的產地。

當時從歐洲出發的船隊，隨船攜帶著這些酒壺盛裝酒類或液體飲料，來到亞洲喝完後就棄置，在這次的考古發掘中也重現天日。

不過究竟這位鬍鬚男（或是說很多位鬍鬚男）是誰？可能又是另一個難解之謎。



鬍鬚男酒壺。
(Keramik Museum典藏)



德國弗雷興（Frechen）將「鬍鬚男酒壺」放入市徽設計。



東北稜堡出土的鬍鬚男酒壺殘件。



《聞芝@文資》線上版

感謝讀者長期的支持，未來《聞芝@文資》將改以數位方式持續推出精采內容。閱讀《聞芝@文資》，請掃描QRcode。

免費
取閱

聞芝
aroma@文資
Cultural Heritage

43
2023 DEC

版權

指導單位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http://culture.tainan.gov.tw/index.php>
發行單位 |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https://tmach-culture.tainan.gov.tw>
發行人 | 林喬彬
總編輯 | 侯雅馨
編輯小組 | 傅清琪、林佳蕙、許書維
執筆 | 陳政源
英文翻譯 | 黃琮軒
刊頭文字提供 | 臺南市轉福印刷廠鉛字
美術設計 | 普隆豐數位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23年12月

熱蘭遮堡與安平古堡

踏入安平古堡園區，映入眼簾的一面巨大的紅色磚牆，以及以紅磚砌成，層層疊疊的階梯。抬頭一看，階梯頂端正正是我們記憶中，在許多臺南城市宣傳會出現的臺南印象——安平古堡內聳立的紅頂瞭望塔。事實上，從紅色磚牆到紅頂瞭望塔的這一小段路程，集結的卻是不同時代的產物！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安平建造熱蘭遮堡後，堡壘歷經多次整修、重建，在清朝統治後期，逐漸傾圮。日治時，這座堡壘的所在地上陸續進行規劃、整建，戰後國民政府冠以「安平古堡」之名，並成為臺南重要的觀光景點。至於，深深烙印在臺灣人心中的安平古堡代表意象「紅頂瞭望塔」則興建於1944年，1975年整修時在塔上增建紅色尖頂，成為當今樣貌。

因為興建於荷治時期的熱蘭遮堡，大部分的建築體早已毀壞不存，僅遺存部份牆面遺構，因此世人難以想像 400 年前的熱蘭遮堡的模樣。臺南市政府從 2003 年開始逐步委託專家學者，就熱蘭遮堡進行考古發掘、調查研究，希望能對熱蘭遮堡建築及當時人們的生活樣貌，有更清晰的了解，讓歷史場景能再次重現。

今天，你能從這些安平古堡園區周遭我們習以為常的場景中，分辨出哪些部份是熱蘭遮堡的遺構嗎？



熱蘭遮堡「北牆」遺構。

熱蘭遮堡「南牆」遺構。

熱蘭遮堡「西南稜堡」遺構。

主編的話

安平古堡園區是臺南知名的觀光景點，園區裡外殘存的幾處17世紀荷治時期的熱蘭遮堡建築遺構，是研究臺灣荷治時期歷史的重要證物，更被文化部指定為國定古蹟。然而，地表上殘存的有限遺構，讓人們難以想像熱蘭遮堡的實際樣貌。2003年開始，隨著考古發掘研究計畫的逐步推動，藏於地表下的遺構、遺物陸續出土，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窺見熱蘭遮堡的樣貌。本期《聞芝@文資》，以近年出土的熱蘭遮堡「西牆遺構」、「東北稜堡遺構」為核心，帶領讀者從出土的遺物、遺構認識熱蘭遮堡。

Note from the Editor-in-Chief

Anping Old Fort is a well-known tourist attraction in Tainan City. The site is home to the remains of Fort Zeelandia constructed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in the 17th century, which are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relic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aiwan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and have been designat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s national monuments. However, it has been difficult to imagine what Fort Zeelandia originally looked like due to a limited number of remains on the site. Since 2003, with a series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excavation projects, a number of relics and artifacts have been unearthed to allow us to have a better picture of Fort Zeelandia. In this issue of Aroma@Cultural Heritage, readers will learn more about Fort Zeelandia from these relics and artifacts found underground, particularly the most recent finds: the west wall and the northeast bastion of Fort Zeelandia.

城牆之下

西牆底下的排水溝

為了因應臺灣潮濕多雨的氣候特色，以及堡壘內部生活廢棄用水的排放需求，排水設施是熱蘭遮堡的重要設施之一。在《熱蘭遮城日誌》裡有「堡壘的周遭建有排水溝，堡壘內部也設有排水道」的記載，但在過去的調查研究中，未曾發現任何相關的遺構與現象，因此，堡壘至關重要的排水設施，一直以來大家都無法得知它的樣貌。

2020年臺南市政府委託考古專業團隊在熱蘭遮堡西牆的考古發掘過程中，意外發現磚造的排水溝遺構。發掘現場可以看出排水主幹線的動線是由牆內往牆外，呈現東西走向，由南向北則有一條支線，較東西向的主幹線位置略高，應該是將水集中送往主幹線後再一起排出牆外。

排水溝磚造結構緊密，映證了《熱蘭遮城日誌》中1645年4月29日的記載，當時荷蘭東印公司要鋪設一條通往大員市鎮的道路，「把整條道路（這道路非常破落）鋪高起來，並在該道路的兩旁用磚頭造水溝」，提供人們對於當時的磚造水溝樣貌更具體的想像。



西牆排水溝遺構近照。



2020年透過考古發掘，發現熱蘭遮城西牆探坑發現排水溝遺構及蚵殼鋪面道路。

循環經濟

400年前的蚵殼鋪面

今天我們吃完鮮甜的蚵仔，剩下的蚵殼通常毫不猶豫的丟進垃圾桶，但在400年前的臺南，把蚵殼丟進垃圾堆前，你可能還要仔細想一下。

在《熱蘭遮城日誌》裡有這樣的記載：「從這城堡附近到那市鎮之間用螺殼鋪設一條小路」。當時，瀝青材料還未被發明，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用打碎的蚵殼混合泥土夯實，鋪設在堡壘內部及大員市鎮道路上作為鋪面。

考古發掘團隊在熱蘭遮堡西牆的探坑中，發現了荷蘭時期含有碎蚵殼的道路鋪面。2022年臺南市政府再度委託考古團隊調查大員市鎮區域時，也在荷治時期民居遺構中出土了類似的鋪面作法，推測蚵殼鋪面應該是當時相當流行的普遍作法。



碎蚵殼鋪面近照。

傳說中的東北稜堡

1661年7月9日，鄭成功的部隊與駐守熱蘭遮堡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守軍正在對峙，一聲震天響雷劃破寧靜，隨後又是十二聲巨響。熱蘭遮堡的守軍大聲呼叫「國姓爺的砲彈來襲！」隨後彈丸落下，砸毀無數堡壘的建築。砲擊過後，這些守軍士兵探出頭來，看著滿地狼藉，還有一顆嵌在那座「新稜堡」上的砲彈，煙硝尚未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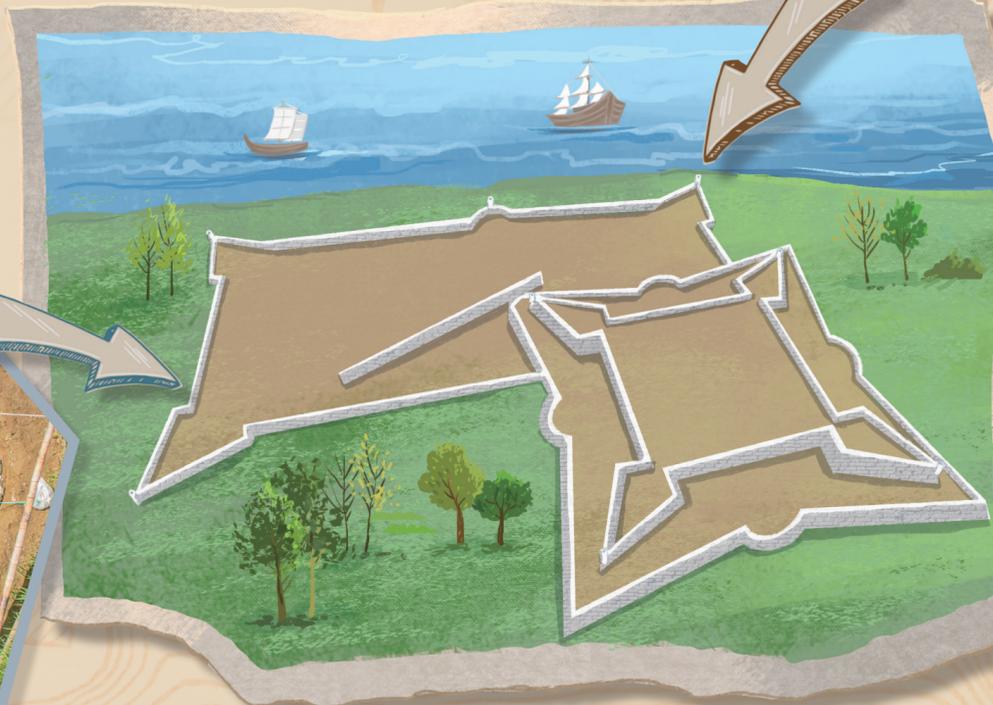
這座「新稜堡」就是傳說中的「東北稜堡」，是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因應鄭成功軍隊來襲，緊急建造的防禦工事。

然而，關於「東北稜堡」是否真的曾經存在？它的形制樣貌為何？在2021年相關遺構出土前，我們始終無法確定。

首先，在已知的荷蘭時期文獻中，除了極少部份的資料繪有東北稜堡，大部份的文獻中都沒有看到東北稜堡的身影。其次，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技師栗山俊一推測的熱蘭遮堡平面圖，是早期臺灣研究熱蘭遮堡的重要參考。在他的推測圖中也未有東北稜堡的身影，此後的研究者多依循此推測，東北稜堡因此成了傳說中的稜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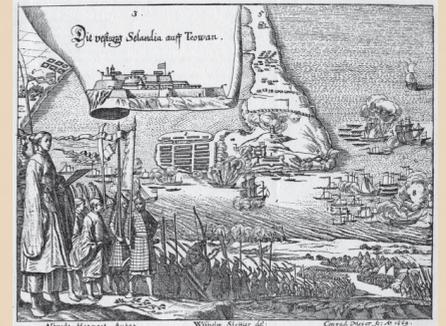


2021年出土的東北稜堡遺構空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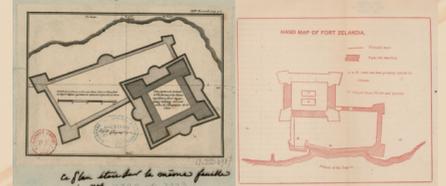


直到2020年至2021年間，安平古堡園區北側進行開發工程，意外出土幾處遺構，經測繪、比對，並分析共伴出土的遺物後，判斷這些遺構就是傳說中東北稜堡的遺構，也是重建熱蘭遮堡樣貌的一塊重要拼圖。

學者推測栗山俊一的推測圖中之所以未出現東北稜堡，可能是當時東北稜堡的地面構造早已毀壞消逝。



在臺服役的瑞士士兵阿伯特（Albrecht Herport）1660年所繪製「大員市鎮鳥瞰圖」，是目前已知最早呈現有東北稜堡樣貌的資料。
（資料來源：Albrecht Herport（1669）。東印度旅遊見聞。）



1714年耶穌會傳教士馮秉正繪製的「1714年熱蘭遮堡堡壘平面圖」以及收錄於1867年《中國與日本的貿易口岸》中的「1867年熱蘭遮堡殘跡平面圖」，也呈現了東北稜堡。
（資料來源：（左）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右）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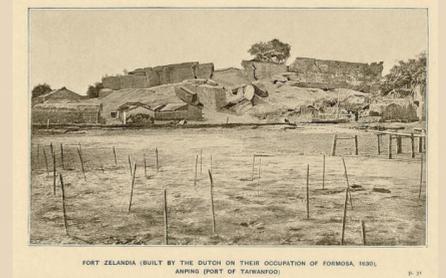
神秘的木樁

除了東北稜堡遺構，還出土了數根木樁。為了知道這些木樁的功能，研究者們也是絞盡腦汁。

從19世紀必麒麟（W.A. Pickering）所拍攝的熱蘭遮堡東北側照片中可以看出，在熱蘭遮堡北側有一塊海域，上面插滿了各種粗細的木樁，似乎正好能與出土的木樁互相對應，由於木樁是在近海所設置，因此很有可能是作為小型碼頭的支持結構或養殖使用。只是因為缺乏相關史料記載的佐證，只能透過照片的比對，提供後人無限猜想。



東北稜堡考古發掘現場出土的木樁。



必麒麟（W.A. Pickering）曾於1863-1870年間來臺，離開臺灣後將其見聞寫成《歷險福爾摩沙》（Pioneering in Formosa）。圖為其在臺期間所拍攝的熱蘭遮城東北側。
（資料來源：W.A. Pickering（1898）。Pioneering in Formosa。）